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録卷八

明 黄訓 編

保治 弘治下

應詔上書纂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戸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

之臣而患己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心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導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切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

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萬萬者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

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令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令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禄之計是懐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令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

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獘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

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

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廠塲庫錢穀之要也令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

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内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絶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

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奬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厭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為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

綦綦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劃内官之權欲劃内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慼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强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空弦者數

十萬馬意固欲以强本也然至正統巳已纔數十年耳
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
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
萬馬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
安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
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
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
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

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内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内官者隂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隂狡狠貪之徒兹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内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内官參之内兵又其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内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

官也乃遂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謗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爝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内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令不得置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賢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

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䘏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剥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内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

前此何也盖下者效上者也取羸者未有不羡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户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内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若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在塲

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隷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頼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毁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有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内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禄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秪以區區之田損

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廏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費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

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為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勑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諲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便○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若浪費今各邊

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

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令京城内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此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以鉅萬計謗曰十入一出令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令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

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令貧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

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於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令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簠簋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

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又亟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意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懸爵以待

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髙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諷黄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

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阼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獎誇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姑與玩為之也夫姑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為天子其

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葢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為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

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

仙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
創寺創觀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廢圮臣不知陛
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大虚無為之名
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
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
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
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
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

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

又其法靈令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

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

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啜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

者安乎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

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

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

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

讀嘆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攷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虜人子女開張店房

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令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真詔哉於是密擬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袖而過邊博士會王

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為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以為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拏夢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辨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主訕母后謂疏末張氏以斥后也掌詔獄牟斌問壽寧

胡不指其事實羽翼予曰慮對耳𢔶曰指則我能據
事實翦厥羽翼奚對焉獄成牟𢔶叅之其略曰原情
應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
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
十六日也居頃之龍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
太醫院使吴釴高郵人也謂我曰上崩之明日釴往
見一近侍閹會閹挈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
血淋淋未乾也閹迎釴以褶子泣曰此爺爺口鼻中

血也鉞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絶時閹㒷之自寢出云已閣杖淚謂鉞曰怎更得此聖明皇帝鉞叩之閹曰前李夢陽事知否鉞曰不知閹曰上初無奈壽寧輩逼何金夫人又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借官人每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為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

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為此等皇帝
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
曰釋李夢陽時會上名我言閹輩事因遂及李夢陽
事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輕莫如
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
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關節打之必死
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
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為光祿卿故事光祿寺

日辨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侍宴者也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趣辦攢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不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閹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何由而知也閹曰昨夜上盖遊南宮云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閹曰上和解二張耳為李主事璞叩詳細閹不荅

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勲曰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迤邐出遊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文公言質之符矣

奏記注言動 儲巏

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名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馭四夷邇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偉蹟垂耀無窮

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臣備員班行每覩陛下宣名羣臣登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聽聞史官何由而記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摭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

書足以傳信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日錄年譜以備遺亡陛下復萬年之位臨九有之衆勵精圖治益大有為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缺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綿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後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勑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

當日於何殿下欽奉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幾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法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正合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謨臣不勝至願

勸行王道奏 張元禎

臣惟為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之有為之

主則可非所謂大有為之主也為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所謂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者也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養痾山林以待乎大有為之主久矣乃今幸遇陛下臣不於是時而勸行之少傾葵藿之誠用致涓埃之報是不惟有負陛下抑亦有負於所學惟陛下不以為迂而忽之臣惟王道乃二帝三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而非有待於外者也盖心必

純於天理而無一毫之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一毫之夾雜苟政雖善而心於天理有未純焉是外身心以為治是為無本是為不誠是為霸道霸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者也王道真霸道偽王道實霸道虛王道坦夷霸道崎嶇王化大同乎天地霸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陛下之更創制度不及於陛下之振舉綱維不及於陛下之黜陟人物惟勸陛下於身心

上用功以立王道之本而已身心之功既至則王道之著於政事者布在方册可因而因可革而革可益而益可損而損陛下聖見當自能裁之而羣臣中有名世者出當一一有以輔陛下也臣請詳之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揺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凋剥亦其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心即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

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為人君者聰明睿智得此生物之心厚而靈猶天所以留心者葢生物必當有以養而教之天不能自養而付養之之責於君天不能自教而付教之之責於君人且當體乎天而心天之心人君尤不可不體乎天而心天之心者也心天之心何如哉心其所以生我者以達之萬事以生乎萬民也必其四海之内九州之外熙熙乎無一處無一人無生生意皡皡乎無一處無

一物無生生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薫蒸諸福畢至景星慶雲見焉麒麟鳳凰出焉醴泉朱草生焉是即所謂王道也是即皆由其心所以生我者來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獨有諸已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焉身既有私則此心或為之蔽而不能祛或為之累而不能遣或為之錮而不能

釋此天理遂以漸而泯即此心以漸而亡私欲長一分則此心亡一分矣私欲長十分天理泯十分而此心亡十分矣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爝而至於燎原在人君則居崇高之位操威福之柄無求不遂無令不行其泯此理亡此心則害尤不可勝言者故尤當於是乎用力焉使此心私欲淨盡天理渾全無一毫之夾雜不然一念之差或貽莫大之憂一行之失或貽無窮之禍私成於一已之微而患被乎天下之大欲遂於一時

之暫而患及於百世之久可不懼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大有為之資者不能克非大有為之才者不易克也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臣在山林伏聞陛下毓德青宫已負大有為之望嗣登寶位累著大有為之實何者崇異端嬖近習則有以蠱此心而不能大有為矣陛下則能斥而遠之畧無所疑殖貨利躭玩好則有以荒此心而不能大有為矣陛下則能棄而絶之畧無所惜闢倖門塞言路則有以昧此心而不能大有

為矣陛下則能塞彼開此倖者空於一掃言者雖多而不厭雖泛而不罪躬勤政務宵而衣旰而食威權不至於下移躬行節儉削浮冗却貢獻節藏不輕於一費其進退大臣也衆望所歸則尊以禮而任之專衆論所棄亦去以禮而潔其名其顧惜大體也廓如天之量而不惑宫壼之浮言下大事之議而俯從臣工之正論内外之禁嚴以杜奔競章服之錫謹以正等威游心恬淡他無所好改過不吝惟是之歸此皆天生聖明之資真足

以大有為者也天縱英武之才真足以大有為者也真足以純此心以施之政以體乎天使王道大行於時以復二帝三王之治以紹二帝三王之傳者也此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陛下行之而竊以三策焉惟陛下留神其一曰定聖志其二曰一聖敬其三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葢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耳志不定則多以近小之見邪

僻之說或從而搖之近小之見邪僻之說必曰王道聖人能行非聖人而行徒事虛名效必不著一物之遂且難況於萬物一家且難況於天下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而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為堯舜況於人君一事之無私即一事之王道一日之無私即一日之王道一身一家皆無私即一身一家皆王道一國天下皆無私即一國天下皆王道惟其積累也久則自感化之也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至誠而極參贊

之功堯舜在位則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風動而魚鳥咸若此豈聖賢徒侈是大言以欺人亦豈聖賢徒飾是虛美以誇世哉本之身心而成效大驗必至焉耳臣願陛下闢曠千古之獨見奮邁百王之大勇以先王之言為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為必可法以二帝三王之治為必可復勿惑志權謀之詭術數之小而自陋其規模勿惑志刑名之慘黃老之虛而自眇其氣象必志於渾是一團天理之存政必志於渾是一團天理之著

一語在此一默在此此志必不間於語默微事在此大事在此此志必不殊於大小大廷在此深宫在此志必不貳於隱顯聖躬自少而壯此志必不因之而少壯聖躬自壯而老此志必不因之而壯老臣前所言不蠱於異端近習等聖德此正王道中事又必持之也堅而不變其始行之也篤而必有其終不使如晉武之初儉後侈唐明之初勤後怠復遺笑於後人如是則陛下之志卓然有定而王道之行確然可必矣古語云有志者事竟成

先儒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惓惓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致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克治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臣欲陛下之一聖敬焉敬者二帝三王與千聖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而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

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省察而為私欲而為惡即即從而敬以克治之或截斷於念慮之初或芟除於事為之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省察而為天理而為善即即從而敬以擴充之或達赤子之端以及四海或推己人不屑之念以及萬鍾必使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即慎獨之功也臣知陛下天理之聖心與聖敬者固無夾襍操存固已純熟踐履固已篤實若無俟乎更加

如是之功矣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猶若未至德已盛而終日乾乾猶若未盛聖學既以此敬成其始亦以此敬成其終也臣願陛下玩味先儒朱子敬齋之箴詳究諸儒釋敬之義而默會二帝三王能敬之實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即心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即心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必篤而益篤於燕閒晦息之微動以妙靜之用必謹而益謹於綱紀絲綸之著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

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必長體
念之使此理活潑潑一如夜氣之澄必長提掇之使此
心常惺惺一如出日之皎如是則臣前所言不蠱於異
端近習等聖德不惟聖敬無始終之變而凡人主未萌
之私欲如好殺如好武如好内如好察察以為明等患
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臣欲陛下之行王道此實
至要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臣尤不勝惓惓夫
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

尤欲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者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固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一事有一事之理一物有一物之理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其當然有在事物有不容已者理則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易焉此事此物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物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

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亭亭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沓還參差欲一一應酧斟酌之無毫髮之差悉肯綮之中難矣陛下之行王道以本之身心然其著之政事也非一端王政雖莫要於教養之二者然其為法也甚周而甚密焉必行之真能得乎民心而後可曰王者養民之政必行之真能化乎民心而後可曰王者教民之政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禄後王亦甞有舉此

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之禦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兼之廉恥喪而浮偽滋後世習俗日惡矣何以反諸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蹶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

之正不寧惟是衆論盈庭甲曰可乙或有所狥曰不可此曰當重彼或有所蔽曰當輕其是否之的何以别羣臣布列大詐似信大奸似忠正人指奸人為邪而奸人亦指正人為邪其賢否之實何以明此其所以於此道當然之中尤不可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而知之尤不可不真求之尤不可不博也陛下聰明睿智得之天賦所謂尤厚而靈者故於御極之初於臣前所言不蠱於異端近習等聖德一旦即行之奮發如雷厲而風飛如天

旋而地轉非知之素真養之素厚而為天下之大知何以能此是以風聞天下在在歡舞非惟臣以為大有為之君天下莫不舉手加額以為大有為之君也非惟臣望王道之行天下莫不延頸跂足以望乎太平也臣願陛下因此聖知之已明而推之於萬一之未明因此聖知之已真而推之於萬一之未真益懋伊傅多聞學古之訓再味朱子格物致知之説自身心性情達之人倫物理質之六經羣書精矣益究之使精至矣益究之使

至古今事變覽閱多必究治亂之原以昭興亡之鑒制度各物稽考多必究創建之意以為潤色之據人物臧否辨論多必即其行事究其心術以擴知人之哲事事有其要言言有其實必一一究之使一一足以為行王道之資毋徒如腐儒之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啟經筵以勸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論所以涵養聖知者深不惟容臺諫以盡

言而朝臣之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陛下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羣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切如是陛下合千萬古之知為一人之知合千萬人之見為一人之見盈天下之事事物物聖知無不真舉而行之天下無不決聖知無不博參而措之天下無不當敬固王道之要此又王

道之急務也臣尤不勝惓惓抑臣此三策皆所以立王道之本者也皆所以用功於身心者也陛下必於此三策兼致其力而不可廢其一焉如志已定矣使敬或不一則志徒大而身心上尊德性之功欠無以充其大以全王道之體故先儒胡氏云志立於萬事之表即繼之以敬行乎萬事之内而先聖孔子云志於道即繼之以據於德依於仁者此也如敬已一矣使知或不廣則所守徒固而身心上道問學之功欠無以進其明以大王

道之用故先聖孔子約顔子以禮必先博之以文而三聖堯舜禹一中之傳惟一必先之以惟精者此也陛下真足以大有為者功實在此真足以心天下之心使王道大行以復二帝三王之治以紹二帝三王之傳者功實在此誠不宜不於此兼致其力也昔朱子進正心誠意之説於宋帝或正以上所厭聞臣惟陛下决非厭聞之主也又王通獻太平十二策於隋帝或誚通不智臣惟陛下無使臣復蹈通之誚幸甚幸甚為此具本親賫

謹具奏聞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添進日講并東宫性理等書 張元禎

臣叨名纂修叨充日講仰窺聖德高廣聖學深博見之於事天勤民孝先奉慈與夫紀綱法度之施語默動静之微一惟典禮之是遵誠敬之是篤兼之聲色燕游絶無所好頤神適情惟琴惟書萬幾雖總攬獨斷而延接大臣博訪公論不矜主已其尤足為宗社生靈之大慶者仁愛欽恤之念常切不忘是以天變雖累可懼而旋

即消外患雖屢可虞而旋即弭此我皇上誠有第一等帝王之資足以致第一等帝王之治而加意於第一等帝王之學者也然聖學有大本焉本立則道自充聖治有大要焉要舉則效自著欲立大本舉大要非心學理學之明則不可得也心學與理學體用相須初非二致心學以存心言心存則理益精理學以窮理言理窮則心益睿二帝三王所以隆治化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實自此始此即帝王第一等之學也其說散見於五經

四書巨細精粗固甚明白但求其直指根源提挈指要使一覽即知其槩則莫有如宋大儒濂溪周子之太極圖橫渠張子之西銘兩洛陽程子定性之書新安朱子敬齋之箴則用功之尤切者也皇上學無所不究書無所不閱其於此學此書留神乎聖覽妙徹乎宸衷者久矣然問學益講則益明義理一溫則一新此古昔聖帝明王所以貴乎致緝熈之功求多聞之益也伏乞皇上日講之時命內閣將太極圖等書同周易大學衍義以

次分委臣等進講或每月每旬專定一日或二日獨命臣講解庶幾臣等一得之愚以少禆聖明萬分之一焉所以然者聖治隆於唐虞下至周公而不復聖學傳於孔子下至孟子而遂絶皆由此心學理學之不明也臣請得而究言之所謂心學者非如異端之寘心於虛無寂滅也必於日用之間細驗真心之發如見孺子入井見牛觳觫之類由是推而究之使皆油然而不可遏沛然而無不達如是而後真為心學也所謂理學者非如

俗儒之費功於記誦詞章也必於講學之際務造真知之地如聞談虎傷者之容色獨變然使凡身心事物皆有以究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於是而後真為理學也然此心此理又必靜而養之於不睹不聞之頃默而存之於無形無聲之表使其功益嚴益密而無少間隙其本益深益厚而無少滲漏庶幾心與理相涵體與用相資其所發無乎不當其所知無乎不精但見此心此理在日用間常潑潑而無滯無虧常

惺惺而不昧不息好善則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惡惡則如水之必不敢蹈而恐溺火之必不敢近而恐焚如是則以宰制天下之萬物應酬天下之萬變渾是天理而私欲淨盡吾心亦天地之心吾化一天地之化即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也聖賢千言萬語其大本大要皆不出此而太極圖等書實具見其概者焉夫聖治雖止於周公而不復而聖學則幸得周程張朱四子遠紹孟子而復傳聖學實聖治所本未有聖學

傳而聖治不可復者也皇上既有帝王第一等之資復能加意於帝王第一等之學則致帝王第一等之治何難之有臣伏聞皇上每當萬幾之暇焚香默坐靜養天和此正程子以靜坐為善學朱子以調息而收心之意其太極等書主靜主敬之說亦緊切在是皇上於帝王第一等之學已有本而得其要矣如因臣等進講前書更紬繹熟復優游厭飫則聖學於此心此理愈致廣大而盡精微愈極高明而道中庸是第一等之學昔在帝

王令在皇上矣程子嘗以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

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成覸謂彼丈夫也吾何畏彼

哉乞賜俞允即將前書添講臣不勝惓惓抑臣又幸侍

春宫講讀得以仰瞻皇太子殿下天稟英明言動温恭

又有以上窺皇上修身儀家之化著於大綱大倫如此

竊惟自天子至於庶人行莫大於孝孔子自謂行在孝

經又三代盛王太子與秀民同入小學亦同入大學不

惟讀書而又誦詩蓋學雖有大小小學實大學治國平

天下之根本其讀書欲以知政事而誦詩則善者可以興起善心惡者可以懲創逸志而感化人心為尤切令孝經詩經小學俱有朱子考正集傳等書而朱子感興詩及訓蒙詩亦皆緊要臣伏見殿下逐日講讀尚書論語固足以啟沃睿衷養正作聖然復逐日習字一紙非帝王所急似為妨工欲乞皇上那殿下每日習字工程將孝經詩經并小學等書分日輪流同尚書論語講解不必如尚書論語溫背止是審聽默識每月三次容講

讀官將已講解過者挑誦一二十字以見殿下之留心其習字亦不可廢每日暇時止作數十字不致生疎可已但小學詩經篇章頗多帝王之學惟在知要乞命内閣將小學詩經節取有關於綱常治亂民生艱苦之大者及真德秀大學衍義所載孝言孝行附之孝經同委臣等講解庶幾殿下聽覽不煩而事皆有益仍乞講解之時命殿下左右伴讀亦皆執書旁聽殿下退居不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辨詩則不時使之陳誦賜之歌咏如

此則殿下不必自誦自讀而聞之自熟矣況詩之歌詠抑揚有可感動者寓焉此昔魏武公使瞽矇朝誦詩以致勸戒之意也此於殿下睿德補養非小夫皇上既加意於帝王第一等之學皇太子殿下乃天下臣民萬萬年之所屬宗社萬萬年之所託誠宜亦進第一等帝王之學用能以聖繼聖而綿第一等帝王之治其孝經詩經小學等書亦皆心學理學之所在者第一等帝王之學此實其基也乞亦賜俞允即將前書添講臣不勝惓

惓然臣因是而復有獻焉詩即今之歌曲古之樂章與載事之書不同吟咏抑揚實有感動人心處故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今詩經三百篇孔子皆嘗絃歌之伏聞皇上深達制作之妙郊廟音樂一一是正如茲因殿下講誦擇其有關風化之大如二南關雎邠風七月之類被之管絃宮中燕閒時奏焉其古雅平淡之音豈惟有助於頤神養性而已哉成周盛時聲詩為樂用之閨門用之邦國用之鄉人以化成天下此亦治道所

係皇上能留神焉幸甚幸甚嗚呼今天下賦役繁重民窮財盡水旱相仍盜賊不息士大夫大道罕聞廉恥不恤貪暴矯激逢迎奔競習以成風下至民庶多骨肉相殘誇詐相勝薄父母而厚妻孥競奢靡而甘刑憲此皆世道風俗之可憂者皇上方茲大新庶政痛革宿弊臣顧袖手旁觀不能陳其一二而乃勸講前書不幾於迂而不切臣切惟此正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乃世道之大機軸大關涉也皇上誠能加意使真心真知之形

於萬幾者渾是天理無忒遏無所蔽焉而又責任賢輔
彌綸調燮與之大有為則斡旋轉移猶風偃草其致帝
王第一等之治真易易耳何民疲俗惡之足憂哉臣是
以不勝惓惓為此謹具題親賫以聞伏候勅旨

名臣經濟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録卷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名臣經濟錄卷九

明　黄訓　編

保治正德上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葢於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元葢

欲治化之成就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皆即為治之大效而言其規模固已宏遠矣今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為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深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以知陛下真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爭先於列聖矣然以正德為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

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謂之正德茍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臣以菲才待罪冑監而老病衰頹不能久事陛下無以補報大恩茲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攄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為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為新政涓埃之助伏惟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幸也為此開坐具本奏聞

一曰勤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心術以為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而薰陶成性故其聖德隆茂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但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古若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

學行義於内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坐右以備觀覽
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學也列聖相承率由是道
今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
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
但經筵之開講而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免間
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翦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違
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
也臣願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

從文臣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以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欲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聖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務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贊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稱為難能則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昔我太祖開創之功比跡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於後人者至備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之增光於前烈者尤盛豈非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先帝在位之日尊養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貢

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游畋皆其善行之可法者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念户口之消耗而議撫卹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沙汰冗官以節濫用皆其志之欲為而未成者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

聖政諸書置諸座右日與大臣議舉其彛典而施諸令日則為能盡繼述之道而見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啓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建四百年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行八百年之周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三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貽告宗廟成以婚

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於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早擇而素教之葢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伏惟聖朝列聖

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今皇
上聖德英明睿質純粹天命降鑒必鍾聖女以佑皇
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陛
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宗廟天地之
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
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
姑緩册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故
事將所選者暫處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壼儀擇

師傅保姆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於邪教之既成又以日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之德葛覃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幄於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是

乎臣老且耄不達時宜而惓惓愛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狂言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令而詔令所以行天下者由其信必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茍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聳聽而厭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陛下登極之初渙

頒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局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誦聖德以為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已期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

者庶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内閣大臣有政壅不行而詔所載盡為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耶臣願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媟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

夷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憂勤惕厲修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王雲漢之虐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予為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以其能致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

書所載我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聖諭以為欲彌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嘗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蓆晝曝於日夜卧於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茍有罪責宜加朕躬毋為民災其罪己修德若是故能開創大業聿致隆平而垂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固宜其治效益隆而休徵畢至奈何即位

以來星文示變霾雨為災天鳴於西土地震于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生靈嗷嗷有識凜凜深懷不測之虞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皇上厲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即有違於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抱持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侈奢

之無節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陛下遠師帝王近法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左右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彌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恊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之正德不為虛文矣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臣近日伏閲朝報工部尚書曾鑒等題本開坐軍容安轡二局添設管事内官上請裁減益奉行詔書内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省臣愚以為陛下不欲裁減内官不必形諸明詔既已形諸明詔必以内官濫設為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可移判不

可移況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羣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為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

害為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成文武之業聖人美之稱為達孝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承之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令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為之事成先帝未行之志則自有祖宗之法度在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

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陛
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悮矣英宗
皇帝英睿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
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蹕蒙塵
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
監而不可以為法也明矣及乎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
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陛下始陷於
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

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為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時禍初未形無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愎諫而樂宴安臣奸貪而事蒙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安危利災而釀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

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
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容王
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
介之忠故能臻慶歷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
患於早而多過於論喻如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
賈山猶以過秦為譬賈誼為之痛哭仁宗恭儉仁恕君
子滿朝蘇轍猶以六君為比蘇軾為之深悲二君者不
以四臣之言為過而嘉納之享隆平之利成英誼之名

凡此皆居安慮危方治思亂君臣相得上下交修以成治安之明驗也況令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絶續之會而自陛下即位以來陰雨霰霪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之象而陰則臣也以類推之陽為男陰為女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為中國陰為夷狄陽為發生陰為肅殺陽為慶賞陰為刑戮陽為和悅陰為悲慘故天之道晴日恒多陰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令也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兹乎孟子曰入則無

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民困於下目擊心惟當不寧處必也戰兢惕厲滌慮洗心省德以回天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為災須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泰誠有望於陛下與夫法家拂士也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于外側聞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執輔臣之手而託以陛下令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

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至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羣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須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屈於近昵詔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

其餘纘成先帝之志光復祖宗之舊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攬乾剛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為之君垂萬世永無疆之緒然後陛下為不負先帝所託此微臣輸犬馬之忠而圖報稱於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資格轉遷可致富貴顧乃不避忌諱撩蛇頭履虎尾岌岌然若撼山之蝡撲燈

之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堂堂天朝上駕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言官顧欲自處漢唐宋諸臣之下臣實恥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蘇而職又不在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千刑惟欲博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為孔孟之徒所願於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諸君所成者相望而欲超乎堯

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犬馬之忠以圖補報者此也

臣臨楮不勝憤激戰兢惕厲之至

劾宦官疏　韓文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顔為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嘆而泣不

若眛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黙茍容乎此
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
令欠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
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
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
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
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

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令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益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令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

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孥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自劾疏 李東陽

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

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灾疊異併在一時京城近甸道路殺人西北諸邊勁敵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頽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内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禄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奸邪得志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閲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

者也恭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計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讒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屢

有論列多不見允此為兵户等部議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靡寧亦知内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禄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

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議兩盡而無遺矣聖㫖卿等切切為治的心朕已知之言事待斟酌行著用心照舊輔導

論時政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冐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

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啞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寶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不敢縷縷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

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名次挨之舊制俱不該陞况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查無明証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禄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内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千餘非惟

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為不可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况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貪緣傳奉奉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庄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

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拏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訴畿民侵占田土輒為出結提解來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寃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齊玄蠱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黃緣分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斗俱經奏準查

赴團營及各衙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前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

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于前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治至今未有施行令所奉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伏望聖明俯垂洞察諒

臣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聖旨所言事件著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務以副倚任

李東陽年譜録

時府部等衙門因災異陳言數多公慮朝廷不及一一省覽乃進揭帖曰臣等看得府部等衙門災異陳言本詞意懇切有臣等所不知者竊恐萬幾事繁不暇遍覽

謹摘本内緊要詞語開列于後伏望皇上留神警省置之坐隅朝夕顧諟以成聖德臣等不勝惓惓之至一單騎驅馳輕出宫禁一頻幸監局一泛舟海子一鷹犬彈射不離左右一内侍進獻飲膳亦屑曲納十月府部科道等衙門有疏請急除羣奸以保聖躬司禮監傳云聖諭已悟痛加修改而所劾太監某等姑示涵容公與劉謝二公上疏曰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已難辭今

事至此又豈敢阿從以重傷聖德伏望聖明剛斷俯察羣言竿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絶禍根則聖德光輝聖躬安泰上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下以副天下臣民之望司禮監復傳聖意欲將某等寛貸公等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顔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由左右之徒誘引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臣等以為宗社至重繼嗣至急屢陳忠悃仰徹宸

聰每荷優容未嘗省悟昨者府部科道等官合詞累奏
所論事情又有臣等不及知者皆謂太監某等數人狎
暱淫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肝膽披露情詞激迫
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監太監李榮等三
至内閣傳示聖意洞悟前非痛加修改臣等仰嘆聖明
不勝踈躍但謂某等自幼服事不忍遽行斥逐臣等已
兩次陳請備詞附奏不敢阿從竊惟改過不吝去邪勿
疑乃古聖賢明訓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

猶小天下尚望其明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去則小人
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
為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已揚於朝廷天下知
之矣陛下既悟前日誘引之事皆由此數人即乞早賜
斥逐則罪有所歸聖德無損若含糊將就雖内自修省
天下誰肯信之且邪正之勢不能兩立今满朝文武公
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满朝之
臣皆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

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數人若退自有忠謹老成之人以充任使若滿朝文武不安其位陛下誰與治天下乎臣等身居此官目擊此事若曲為阿附茍避刑誅則古人所謂疾忠直如仇讎保奸回如骨肉欺君誤國死有餘辜何以報陛下委任之恩副先皇顧命之託用是傾心瀝血冐犯天威猶冀俯垂鑒納若以臣等為不能適情順旨則乞罷歸田里以避羣奸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必能格君正法輔翼太平臣

等雖不能逃向來曠職之愆猶免將來負國之責上不允於是公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

附録李東陽年譜

正德五年庚午公年六十四歲六月久旱風霾蔽日人心惶懼上降旨令百官修省特致齋九日公因法令太嚴人不堪命乃上疏曰臣等職居輔導心切効忠每有所見未敢一一煩瀆竊惟近時以來皇上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莫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

雹之餘必有甘雨此上天之道君人之所當法也令不
敢多舉姑以近且切者條陳一二上陳睿覽伏望聖明
特垂鑒納俯賜施行誠宗社之慶蒼生之福非獨臣等
之幸也臣等不勝忠愛懇切之至謹題請旨
一近來逃軍及拐馬人犯正身發邊衛充軍窩主鄰佑
火甲人等發附近充軍固懲奸戒惡至意但人情久
玩驟不能堪況窩主隣佑亦有不知情者見令天氣
炎熱在監人衆乞勅問刑衙門將逃軍正犯不曾拐

馬及馬有下落者送營操備寫主鄰佑人等暫為釋放馬無下落者仍行追究及將逃軍近者三箇月遠者令兵備鋪馬賫文到日為始再限六箇月自首免罪以後過限事發從重處治實為便益

一近來各衙門官犯通查遞年經該僉書職名追究懲治此固除奸革弊至意但以一時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之衆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乞勑問刑衙門除侵盜錢糧接受

贓物打死人命等項重情不宥外將遞年干連人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手者止坐該年遷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實為便益

一近來各處查盤糧草虧折浥爛者巡撫等官多有監追賠價甚至加賠此固慎重錢糧至意但職有大小責有專溥賠補虧折法有明條管糧部官分守分管屯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一方庶政皆其所統事無經手日無餘暇乞勅該衙門將都御史等官果有

侵盜依法追陪若止是督理不嚴從寛發落或罷黜不用仍申嚴禁例令後有犯虧折等項從重處治實為便益

一近來各處差出官校真偽莫辨間有詐稱校尉索要各衙門官財物者朝廷赫怒拏解本犯罪及各官此固杜絶奸弊至意但此等官校既奉朝命一出國門遠近驚悚與其治於末流孰若正其根本乞勑法司凡有在外衙門應問人犯情輕者止令巡撫巡按等

官問理情重者解京處治前項官校免其差出真者不差則偽者無由而作庶事穩當人心獲安實為便益上從之

秘録 李夢陽

初今上即位青宫舊閹等日導上狗馬鷹兎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黄偉雖舊閹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户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閹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

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
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
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
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公
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
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
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
而召夢陽令具草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

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閹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倌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請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葢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静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

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閹首李榮手持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令海内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匿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

知今意第欲寛之耳諸公遂轟然而退葢是日諸閣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之耶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詾詾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痛哭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為之

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厰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兎岳嘗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令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痛哭上於是怒而収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兎何損於萬幾令左班官敢諠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推案哭謝亦亹亹訾訾罔休獨李未

開口得懇留云

乞宥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疏　王守仁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户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勑錦衣衛差官校拏解赴京臣不知銑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冐犯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

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絶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令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而莫敢為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絶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

或致失所遂塡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輿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為陛下一言伏惟

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劉瑾之變 李東陽

三月朝罷内降勑諭留百官於金水橋南跪聽宣讀叙曩者伏闕之事以為朋比指摘公卿臺諫數十人未退者勒令致仕後稱張懋等依同僉名姑不查究葢指公等嘗聯章奏諫也尋以黄紙謄稿付内閣落底公謂此勑不經鳳閣鸞臺豈宜混録令中書默記其下曰四月二十三日遞出葢謹之也瑾威權寖盛口銜天憲陰養

松江罷學生張文冕及其姪婿罷職司務孫聰於家凡有批答多令增減甚者別為創造真偽混出而文理亦多不通觀者皆知其非内閣所擬也日進勑稿或用朱筆改竄公輒令制勑房底簿亦用朱筆各記所竄易處以備參考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公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官有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

按察司官糾劾專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管其權益分而不兼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又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勑有載草寇生發則調兵剿捕或征勦

土官必須奏請其所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内批出便宜自餘如所議

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贓遂至大獄必欲寘之死地公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公云某誠姑息但非姑

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
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一死豈可盡革傷天
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
之功令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厮殺有功當代豈
足深惜公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
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絶遂以為萬世之功
葢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
豈能取漢天下且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

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國家萬年誠萬世之利也瑾不能荅

會慶府寘鐇與千戸何錦等叛逆朝廷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公一清與涇陽伯神英提督軍務告廟出師詔告天下視草甫出瑾不得已從之猶欲延緩數日公即趣禮部差官員監生錦衣衛設雲盤鹵簿鴻臚寺備禮儀以翼日頒行瑾見公捧詔付禮部出忽然謂同官曰且令渠輩歡喜是日至東閣云上

謂詔書取回各處差出官校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制如何可革公曰舊制行事衙門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託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天順元年詔書曾有如此條例因取舊稿示之瑾乃語塞退而嘆曰我費三四年心行幾件好事被一張紙改盡矣後自遠外來者皆云各處軍民官員受苦已極若非此詔安人心其禍有不勝言者而寧夏尤急

云寘鐇之變鎮守太監趙𢎞總兵官都督姜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皆遇害朝廷慮一鎮無主亟為易置以係人心一日間勑言十數降公迅筆擬奏刻時發行略無疑滯動中機宜見者驚嘆初傳游擊將軍都指揮仇鉞已入城興武營守備都指揮保勳其親家也衆方疑之公謂鉞之入或將以有為未可逆詐若用他人是絶其歸也乃請以副總兵都督楊英代為主帥即以鉞為副總兵而保勳為參將益謂彼若感激思奮可以成功如

既用之而彼乃負德則亦無以自容矣衆以為然隨得
勣奏云臣母及妻子皆在寧夏城中令不暇顧恨不得
飛渡黃河食賊之肉辭氣激烈見之不覺墮淚旋得諸
報知鉞已斬周昂殺丁廣執寘鐇而鉞久未自陳比奏
至亦直述事由未嘗有矜伐希賞之意識者知廟堂之
算無遺策矣王師甫出數日捷報已至即勑神英旋師
令張永仍往寧夏安輯其地瑾亦畏永不敢令其還師
聽自酌處乃於勑內極言年歲饑饉道路供億之難永

知此意乃止挈數十人以行而悉還其所部官軍三千餘衆所省餽餉不可勝計公以災異上疏辭聖㫖卿是累朝重臣已受先帝遺命輔導朕躬才德兼隆中外悉知譽望顯著海内咸聞尚未從心之年神彩精健正當輔佐凡事用心足見為國至意近因寧夏叛賊勦平皆卿裁割之力朕心允協安忍懇切引疾求間有疾宜親近藥餌善加調護累有㫖勉留安心辦事毋負遺命朕意所辭不允公又疏辭聖㫖卿引衰疾屢求休致至再

至三歷旨勉留宜盡心職務允協朕懷不必固辭有疾多訪賢醫善加調理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且言其將為不軌上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日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公讀畢徐問曰今當何如祥輩曰老先生輩謂當何如耳公曰此事極大須朝廷大作主張祥輩曰已就逮矣公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之公乃援筆擬進上降旨

數百餘言皆合死律末云劉瑾所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異日科道列瑾罪惡三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鞫於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期起手罪狀明白坐謀反於是降旨極言罪狀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

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勅切責公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

交通文書數千章一不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制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礙俱因畏罪避禍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共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

不為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欲乞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書劄文字無干叛逆事情者併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名臣經濟録卷九